

萬有文庫

第七百七種

王雲五主編

穀梁補注

(一)

鍾文烝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穀梁補注

(一)

鍾文丞著

國學基本叢書

穀梁補注

(一)

鍾文烝著

國學基本叢書

穀梁補注

(三)

鍾文烝著

國學基本叢書

穀梁補注

(四)

鍾文烝著

國學基本叢書

穀梁補注

(五)

鍾文烝著

國學基本叢書

穀梁補注

(六)

鍾文烝著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二十七百種

總編 吳 光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穀 梁 補 注
六 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

著 者

鍾

文

炘

發 行 人

王

上海河南路

五

印 刷 所

商

上海河南路

館

發 行 所

商

上海及各埠

館

● C五〇七

平

序

魯之春秋。魯所獨也。孔子之春秋。孔子所獨也。魯所獨者。王禮所在。其史法較諸國爲備。故石尙欲書春秋。當時以爲重。孔子所獨者。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脩其辭以明其義。子游子夏不能贊一辭。改一字。故梁鄭正其名。石鵬盡其辭。正隱治桓。皆卓然出於周初典策之上。夫梁鄭之事。舊文也。而名有所必正。則其加損舊文者可知矣。石鵬之事。微物也。而辭有所必盡。則大焉者可知矣。正隱治桓。揭兩字於卷首。則全書悉可知矣。然而斯義也。左氏公羊不能道。獨穀梁子稱述而發明之。實爲十一卷大指總要之處。推之千八百事。無所不通。

故穀梁傳者。春秋之本義也。蓋嘗論之。聖人既作春秋。書於二尺四寸之策。其義指數千。弟子口受之。自後遞相授受。錄以爲傳。則穀梁之與左氏公羊。宜若無大異者。而漢博士言左氏不傳春秋。實以其書專主記事。不若二家純論經義。二家之中。公羊當六國之亡。穀梁去孔子近。則見聞不同。公羊五傳至其元孫。當漢孝景時。始著竹帛。穀梁作傳。親授荀卿。則撰述亦不同。公羊爲齊學。穀梁乃魯學。則師承又不同。今觀穀梁隕霜不殺草之傳。據韓非書。乃夫子答哀公問春秋之語。而公羊無之。穀梁引尸子。公子啓。蘧伯玉。沈子之外。有稱傳曰者十。傳者七十子所記。其來甚古。儀禮喪服傳。亦有此例。而公羊又無之。舊傳與喪服傳所引舊傳。非必說春秋說喪服之事。而皆出七十子。喪服傳出七十子之。後或云子夏作。非也。毛詩序亦非子夏自作。有引高子語。當與公羊同時。以公羊氏所未聞。明穀梁氏之近

古以儀禮傳之可信。明春秋傳之得真。知其爲春秋之本義無疑也。左氏公羊之失甚多。就其最淺著者。如左氏於仲子之賄。以爲桓母未死而豫賄。誤紀子伯爲紀子帛。則以君爲臣。

左氏亦以臣先於君。其義不安。故於襄十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之傳釋之曰。爲夷故也。杜注孔疏。以爲諸侯之大夫與鄭伯尊卑皆平。是也。又於僖二十九年傳曰。卿不爲繡縫。以申成臣得先君之說。誤尹氏爲君氏。則內外男女皆失其實。開卷之初。其謬如是。

公羊妄意曹伯爲有罪。則曰甚惡也。又不能言其惡。則曰不可以一罪言也。妄意盟宋再出豹爲殆諸侯。則曰衛石惡在。是惡人之徒也。妄意西宮爲宮寢之宮。又不敢決言三宮之制。則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凡若此類。第在事實人名禮制之間。亦不及穀梁遠。何論其他矣。漢世三傳並行。大約宣元以前。則公羊盛。明章以後。則左氏興。而穀梁之學頗微。江左中興。妄謂穀梁膚

淺不足立學。相沿至唐初。謂之小書。而穀梁之學益微。苟非有范甯。徐邈。闡明於前。楊士勛輩。續述於後。則穀梁傳之在今日。幾何不爲十六篇書。三家詩之無徵不信哉。吾於此歎唐人義疏之功大也。大歷以降。經學一變。前此說春秋者。皆說三傳主於一而兼其二。未有自我作故。去取唯欲者。啖助。趙匡。陸淳之書出。而兩宋孫復。劉敞。孫覺。程子。葉夢得。胡安國。陳傅良。張洽之徒繼之。元之黃澤。趙汸。用功尤深。又踵而詳之。於是三家之書。各不成家。而春秋之說滋亂。至於今未已也。然而風氣日開。智慧日出。講求益密。義理益詳。則亦自有灼然不惑之說。故啖助謂穀梁意深。陸淳謂斷義不如穀梁之精。孫覺謂以三家之說校其當否。穀梁最爲精深。葉夢得謂穀梁所得尤多。胡安國謂義莫精於穀

梁蔡元定謂三傳中道理穀梁及七八分某氏六經輿論謂解經莫若穀梁之密而乾道中浦江鄭綺遂著穀梁合經論三萬言惜不可見矣清興李文貞公光地變通朱子之學以治羣經其論春秋曰三傳好穀梁尤好迨後惠士奇父子倡古學於東南亦云論莫正於穀梁其專宗穀梁者溧水王芝藻而後亦頗有人而書皆不行

四庫附存目有王芝藻春秋類義折衷十六卷載其自序謂左傳多不可信公羊亦多繆戾惟穀梁猶不失聖門之舊又謂公羊襲取穀梁書續爲之鎮江柳氏有穀梁傳學海州許桂林有穀梁時月日釋

例道光中阮元皆爲之序許書今有刻本取其一條

竊以國家二百年來經籍道盛宜有專門巨編發前人所未發者且以范注之略而舛也楊疏之淺而龐也苟不備爲補正將令穀梁氏之面

目精采永爲左氏公羊所掩謂非斯文之闕事乎哉文烝年九歲十歲時

道光丙戌丁亥

先君子親以三傳全文授讀備承庭訓兼奉慈箴

考諱堂縣諸生先母氏奚

後來博搜諸家書見

而記。記而疑。其甚疑者。則時時往來於心。不能自己。年將三十。始知穀梁源流之正。義例之精。數年之間。所見漸多。頗有所得。用是不揣樸昧。詳爲之注。存豫章之元文。擷助教之要義。繁稱廣引。起例發凡。數暢簡言。宣揚幽理。條貫前後。羅陳異同。典禮有徵。詁訓從朔。辭或旁涉。事多創通。竊謂穀梁解春秋。似疏而密。甚約而該。經固難知。傳亦難讀。學者既潛心於茲。又必熟精他經。融貫二傳。備悉周秦諸子。及二千年說者之得失。然後補苴張皇。可無遺憾。以予淺學。蓋未之逮。唯曰實事求是。而盡心平心。則庶幾矣。詹體仁語真德秀。居官在民之道。曰盡心平心。實亦讀書要法。夫不得於心。則不得於言。趙岐之拙。王弼之巧。皆失之不明。朱子曰。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李鼎祚衛湜之浩博。又苦於不斷。予期於明且斷而已矣。乙巳迄癸丑歲稿立。己未歲

始有定本。直題補注。無取異名。疏卷二十。今二十有四。左氏公羊之經異者。具列經下。并證明之。別爲論經傳各若干條。冠書首焉。咸豐九年己未。夏五月乙未。嘉善鍾文烝朝美氏自序。

自後又脩飾暢墮之。而紀之以詩。癸亥之三月也。又六歲。增易又以千百計。然後疑滯疏漏。漸漸免矣。夫學欲多也。思欲專也。取羣書以治一書者。其道無以易此也。予討論百家之解。稽合四部之言。所謂思之思之。鬼神教之。蓋有之矣。所謂天下之理。眩於求而真於遇。蓋有之矣。敢自謂多且專乎哉。抑亦有二十餘年心力之勤焉。於是乎又記。時同治七年戊辰七月七日。

論經

傳稱夫子曰。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鵠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鵠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又曰。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春秋始元終麟。止是正名而盡其辭。以明王道。此直揭全書本旨也。隱無正。唯元年有正。傳曰。謹始也。所以正隱也。桓無王。唯元年有王。傳曰。謹始也。所以治桓也。此特標開宗要義也。開宗之義。卽冒全書。故孟子以春秋爲亂後之一治。謂之天子之事。而引夫子知我罪我之言也。正名盡辭。以爲之綱。正隱治桓。以弁其首。而左氏之三體五例。公羊之三科九旨。皆不足言矣。